

多元的接觸 開闊的視野

文・照片提供／徐式寬（1988 農推系畢；台大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）

感謝這次校友雙月刊給我這個機會，讓我有機會再去回想重新再回想我的大學時代。過去的許多想法與經驗，對我有很大的影響，其中包括了系所、師長、住宿、及社團。從中，我接觸到了各種人、生活、與觀念，這些都促成了我後來對於研究方向－教育的關心。

多元的接觸

我在國中及高中時，常感到憂鬱而孤獨。我們常被告誡一切都要等到考上大學後，生活才開始。一上大學，最鮮明的感受就是宿舍生活。生活不再只有父母長輩的耳提面命，而有同儕的接觸。因為台大的學生來自各種背景，使我對各種生活與文化充滿了好奇與興趣。宿舍生活也奠定了我的友誼基礎。在宿舍裡的好幾個同學，即使不是同系的，後來也參加同一個社團，一直到現在都還有聯絡。

我在宿舍生活中，不但有來自台中高雄屏東的，也有來自印尼、馬來西亞等華僑同學。當時有很多人是不習慣跟僑生相處在一起，常因為小事起口角。但我覺得他們很勇敢，而且親眼見識到他們在面對危機時採取的明快處理方法。有一次我的同學因為腦瘤而有癲癇的反應，突然全身抽搐、口吐白沫、還把上舖的茶杯打碎。當時我們有很多同學都嚇得動彈不得，有些人跑到地下室找餐飲部的老闆娘來幫忙，但是有兩位附近寢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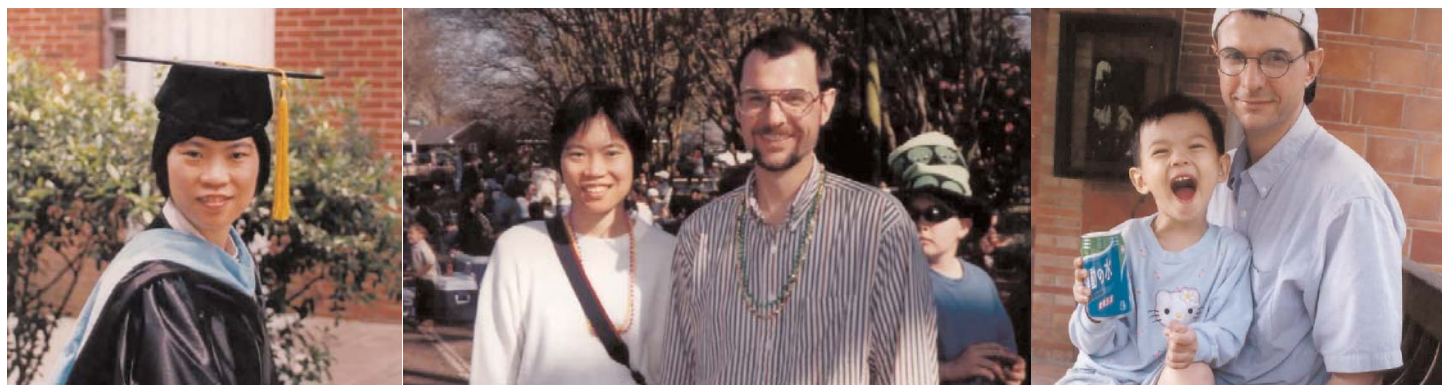
的馬來西亞僑生同學立刻躍上床去，將湯匙裹在布巾裡放入抽搐的同學嘴裡壓下舌頭，並把同學身邊的玻璃碎片清除。我當時很訝異大家都是大學年紀的學生，為什麼他們能有這些知識和應用技巧的。這讓我感受到，教育過程不應該只強調智育的重要，因為生活中還需要很多其他的知識與能力。

實際的經驗

雖然在聯考制度下，許多人進農推系時，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。但是我卻慢慢學到，農業推廣就是要發掘培養農村中的領袖人才，而我也覺得，我們的系所是在培養領袖人才的。大學四年，我們系上的老師有立法委員、農學院院長、還有訓導長。大二時，全校有八大社團的社長都是農推系的學長姐。我自己常覺得與有榮焉。我從農業推廣的訓練中，也看到是否具有前瞻眼光是很重要的。我們常幫老師到鄉間做問卷調查與訪談中，我看到農村裡，有些農民很聰明，會動



■ 大學時代的徐式寬。



■ 由左而右：博士畢業。與先生合照。先生與小孩。

腦筋，想出辦法來與研究機構合作，得知最優良的牛隻或雞隻品種，並進與下游餐廳合作，降低中間商的剝削。但是有些農民就不懂得改善環境或品種，每年靠天吃飯，都受颱風雨害，苦不堪言。所以我覺得光有知識技術的學習還不夠，還要有前瞻的眼光與改變的魄力才好。


社團的經驗也對我影響頗深。我在大學時代，參加了話劇社和農推系的鄉村服務團。在話劇社中，我從演員做到服裝、燈光、和舞台。當時社團還參加過全國大專院校話劇比賽得了第一名。在話劇製作中，我體會到大夥兒全身投入、同心協力的力量。在鄉村服務團中，是我第一次當中學生的老師。自己寫教案教材，教健康教育和編演話劇；也第一次感受到了小孩的純真、信賴，與教學的感動。

我後來在美國唸研究所時，還當上了大學舞蹈社社長。組成一個小舞團。因為勤加鍛鍊，不但在校內舉辦新年晚會，還受邀到 Chicago, Decatur, Peoria 等附近大學城，在新年或慶祝晚會中，表演中國的民族舞。可惜後來因為學業繁忙，取消了社團。但是我還是常對自己曾經做過這樣一件事感到驕傲。

開闊的視野

在大學的另一個收穫是來自師長的教誨。在台

大期間，我常感受到師長們的抱負及理想。例如我的中國通史的老師是黃俊傑老師、微積分是黃武雄老師、輔導學原理是鄭昭明老師。老師們的有些言語及論述，我到現在都還印象深刻。例如，黃俊傑老師曾說過，努力唸書到最後可以成為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的宰相，但是要成為皇帝，就要出身於民間、鄉間、甚至盜匪流竄的動亂間。黃武雄老師也常在課堂上質疑，是不是學習的腳步要人人一致，有人學得慢一些是不是就代表不能學。我還記得鄭昭明老師提到的，他在研究所期間老師們都穿著整齊地來上課，因為這是一種禮貌。而禮貌，是表達尊重。這些表與裏、身與心、時光短與長的分析與認識，讓我看到了我們眼睛一時間看不到的現象，一種更長遠更寬廣的視野。

我後來到了美國伊利諾大學，從農業教育碩士，到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的博士班，一直在問的問題就是人如何學習，做為老師的又該如何教學。我很感謝我的大學生活，給了我豐富的機會，去觀察、去嘗試、去詢問。這個動力，一直在我的後面，支持著我對研究與人生的探索。 

徐式寬 小檔案

台大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。1988年畢業於台大農推系。1997年獲得美國伊利諾大學博士學位。在美國路易斯安那州任教一年半後，於1999年回國任教於台大。